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三十至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戰國策卷三十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燕二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

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

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

(劉作代)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作南陽)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

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埊三川晉國之𠃊三晉之半秦𠃊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

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奉陽君説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絶於趙齊已絶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

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絶可大紛已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名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令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

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髪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

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日）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為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

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刼之求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為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

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黄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

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

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棄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茍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

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駭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

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

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為行具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

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令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强吳之

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即墨莒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刧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刧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

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亡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刼代將軍者曾本添者字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

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
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
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
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
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

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

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鋭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隷皆可以敎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

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或字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

所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

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

南合三晉也

容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説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埊鑄諸侯之

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

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續云諺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叶韻然不開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闕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别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

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戰國策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三十一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燕三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

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

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

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敎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

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

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内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

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

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曽作剬）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

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

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曾錢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閒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

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
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
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沈可與
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
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
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
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

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

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

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

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曾本無荆字）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

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作錢秦王懸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無抗字曾錢作揕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

也乃今得聞敎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柰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曾不作）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

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為變徵（一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為忼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

子嘗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為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宫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

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怨（曾作恐）急劍（曾本無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

大怒燕盜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卷三十一

戰國策卷三十二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宋 衛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説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説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般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

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

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一作裋）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言名此為何等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於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

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為一緄也）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已故將議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

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黄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黄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名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强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强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

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悉自此卷尾曾本皆作悉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稽留其日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

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恃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令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也

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益亦過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

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續云新序爵生鸇通鑑作鸇於城之陬康王辟公之子剔成之弟鸊王鵬也羽虫之孽也陬隅也王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黄眚黄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為無顔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剖剔也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憂也齊

閭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壁一（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壁玉環也肉倍好曰壁）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顔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顔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顔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來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止太子顔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

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强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專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晩（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為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

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為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用麗美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挐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不肖國必危故羣臣盡以君為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

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鞅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緤錯挈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胥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

僕曰拊驂無答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答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三十二

戰國策卷三十三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中山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為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

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尚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為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昵也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為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絶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

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為利不可信其言以為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

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侔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

山倂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曾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强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

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臨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趙魏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

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為己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為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

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為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宏參乘宏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也抵當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宏公孫宏走出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内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

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為司馬憙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

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

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憙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為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

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二人挈戈

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羮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杯羊羮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羮

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吳謂食為餽祭鬼亦為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

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校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

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

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亡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也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

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閒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

會稽之時也越王句踐為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令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鋭以冦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

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為起屈欲以勝為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為威之大

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戰國策卷三十三